

蹉跎岁月

## 盼望家书待何年？



王瑜，1900年生于金坛县北门外东村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里。自幼好学上进，1927年毕业于著名杭州之江大学，后回乡办教育，1928年2至5月，任金坛县国民党党部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，全权负责金坛县党务，继而又从从事教育工作。1934年在著名人士、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先生资助下赴日本留学，攻读电子专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毅然决然回到祖国，在军中任少校，在山西省地方两县先后任县长，参加抗战。抗战后，回金坛县任金城中学校长。执教、从政伴随他一生。1949年4月，他先是去了香港后又去了台湾，从此天涯孤旅。

## (一)

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，蒋家王朝即将覆灭。国民党军、政、经、文人员及其家属退居台湾者约150万至200万。1949年5月19日，台湾省省长兼警备司令部司令陈诚发布《台湾省戒严令》。从5月20日零时起全省包括澎湖列岛等地实施戒严。如有违反，军法处制。直到1987年7月15日，蒋经国“总统”解严为止，共戒严38年56天。是世界史上最长的一次戒严期。

刚诞生的新中国，也以高度警惕捍卫领域的安全，十分严视海外往来。海峡两岸的亲情、友情天各一方。几十年有家不能回，生离死别，望眼欲穿。这痛彻心扉的日子，两岸骨肉同胞人人心中知肚明。

在白色恐怖下，台湾岛内还是有人暗地设法维系。因而种种传闻不断。有位台湾商人，通过沙特阿拉伯贸易伙伴从沙特前往大陆做生意时带家中美元，官方获知，杀！

有位偷听北京广播，向友人透露，大陆长江大桥造好了，上通汽车，下通火车。官方知道了，杀！

一位倍受两岸人们敬重的辛亥革命老人于佑任，离家13年后，也只敢在1962年1月24日的日记本上涂上几句真言：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；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。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；故乡不可见兮，永远不忘。

天苍苍，野茫茫；山之上，国有殇。

这首充满感天泣地之作，是于老先生1964年11月10日在台湾病死后，他的秘书清理遗物时才被发现，因其感人至深而引发共鸣，立刻在海外广为流传，定题为《望大陆》。

2003年3月18日，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，在召开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答复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，又动情地把这首诗朗诵了一遍，让原本不为大陆人所知的一首诗歌又在广袤大地上传开了，钩起了骨肉之亲的动容。

名人心理是这样，表达方式用吟诗《望大陆》，直抒胸臆，大胆下笔，让人一目了然。普通人想的也是这样，然表达方式却似另有一番创意。画雁“念故乡”，寓意深刻，内心独白，体现出了他们之间异曲同工之妙。

这位颇受台北市金坛同乡会人们景仰的王瑜老先生，系台南二中教导主任。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前，他由上海去香港，1953年去台湾。1993年2月19日病逝于台南市。

王老先生在台的数十年间，无时无刻不眷念在大陆的母亲、



妻子、儿孙，朝思暮想，寝食难安。站海边一望无际，登上高山望穿秋水。无奈之下，只得提笔涂鸦，表白胸中的苦闷与惆怅。“鸿雁鸟中最骄傲，避寒避暑有一套。稔意天时与地利，来去自由真美妙”。他羡慕雁可以一年回一次老巢，他却几十年回不得故乡！

就连国民党驻兰州西北保安中将司令、国大代表主席团成员、中央党部委员、纪律委员陈卓，直至1985年去世也没回大陆一次。他的遗孀沈学兰想回金坛探亲访友，想去南京四牌楼看看她们家的别墅，也不得不绕道去定居在美国加州的小女儿陈陵处，于1987年7月2日来到故乡一趟。

就临告别金坛时还对笔者说：“对她母女的到来请不要公开报道。因为，陈将军的抚恤每年在台湾还继续发给。一旦被台湾当局知道她私下来大陆，每月若干美元就打水漂了。”今后，她与笔者的通信也由在美国当小学教师的女儿陈陵处转。

## (二)

台北永和、振兴医院董事长、院长，台北市金坛同乡会理事长王绍杰，他比在台的大陆人员有独特优越感。他的大哥王绍休，1948年12月，国民政府公派去美国芝加哥北方大学当访问学者，专修鸦片麻醉。他二哥王绍基，1949年春，代表国民政府应邀去欧洲参加国际合作联盟会议，国内政权更迭，他就留在瑞典合作学院任教。当时的美国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敌对封锁政策。瑞典1950年5月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。这样，他在台湾、美国、瑞典、大陆四方筑起了一条地下隧道，台、美、大陆之间的联系皆有瑞典王绍基那里中转。

王绍基与王瑜虽同姓不同宗，然而，两家都住在金坛北门外，王氏三兄弟家住西庄，王瑜家住东村，相距仅两三华里，两家四人都是在外地接受高等教育，相互往来密切。王绍基的夫人邹瑛奋与王瑜的妹妹王岭梅是同窗好友，王绍基的妹妹王凤贞与王岭梅又是妯娌。这亲、邻、友三层关系把他们之间联成一线。再加王瑜又比他们大几岁，又以军政双重身份参加过抗战，王氏三兄弟对王瑜当然尊重有加。

王绍基出国后，其妻邹瑛奋家住农村，经济上较为拮据，孩子生病，几度进城就医，吃住就到王瑜妹妹家，1961年，邹去瑞典定居，还常与丈夫王绍基念及此事。苦于对当年国内“左”的恐惧，只能挂在嘴边，怀念在心头。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，大力整治，设法挽回“文革”造成的损失，形势大有好转。1976年，邹瑛奋与王岭梅离别15年后，才提笔向邻县丹阳县庄王绍基妹妹王桂贞家发出第一封信。信上情不自禁地倾诉一切。

岭梅姐：你好，你们大家好。

我和儿子敏敏来瑞典已是15个年头了，虽然未有只字向你们全家问好，但常常叨念你们，并回忆过去我们如姐妹一样，因为你待我太好了。尤其是爱子敏敏有病多次，打扰你们，内心很过意不去，一直放在心上。来瑞典后，时常提及你们，过去我带着敏敏在你家看病的情景，我们应该早来信问候，可是一直不知你们究竟在城还是在乡。同时，也不敢随便来信。去年我去信汤跟小女儿卫星来信告诉我才知道你们下放到老家去了。因此，这封信还是请我里庄桥桂贞姑的亲戚转你较妥。到今天才来信，真抱歉，要请你们多原谅。

祝阖家安康 妹瑛奋上

王岭梅接到邹瑛奋来信的那些日子里，家、国都处在艰难度日之中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举家搬进金坛城内居住，街坊朋友见面都客客气气，解放后，王岭梅被群众共推选为居民组长。她头脑清晰，政治上敏感，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都能安然度过，可谓通达干练。这次碰上这个“海外”棘手问题咋办？她深深思考一番，决定暂搁下，观察一下国家大环境再说，估计不会再过多久，肯定要揭晓了，到时再作定夺。

两个多月过去，“四人帮”打倒了。她给邹瑛奋回信报告这特大喜讯。

她心里装着“保护神”的哥哥王瑜，是哥反对爸妈给她裹脚，她今天才有了行走如飞的解放脚；是哥主张她识字，爸妈才让她上学有了文化。今天，哥在港台？心有余悸，还不能急于寻访。28年都等下来了，还急啥，不如搁一下看看再说吧。

## (三)
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，整个人间精神焕发，如同又获得一次解放。

王岭梅观察等两年，把信息传给兄弟姐妹，特别是一直盼望父亲的侄女王秋华，她们于1979年6月10日分别写信寄去瑞典给邹瑛奋，请她转寄去哥哥王瑜。邹瑛奋7月22日复信：

岭梅姐全家人，你们都好。

你和秋华侄女6月10日的来信及五个侄男侄女及外甥的玉照7月2日已收到了。

秋华的信在本月11号我已转出去了，您哥哥看到了信心里一定很难过。您的信我没有转去，只是将你重点关心的话告诉他……绍基在1972年见到您哥哥，你哥陪他一天，(他在台湾又另组合了家庭)没有见到他家其他人，他提到家中人，心里很难过……

8月18日，邹瑛奋再将王瑜由台湾寄来瑞典的信，转给王岭梅交给他女儿王秋华。信的末段写着：内附你哥给令侄女一信，请转交并代我们问好。

从此，这一大家子信件往来不断，就是要从台湾寄瑞典，再

从瑞典转寄大陆。转来转去，旷日持久。

台湾当局被迫于台湾民众压力，宣布于1988年6月29日：自即日起办理由台湾红十字总会“租用”的第五万号信箱代转信件。寄大陆的信件采取“母子封”方式，外为寄台北五万号信箱附寄件人名址的信封，内为只写大陆收件人名址落款为“香港·内详”的信封。信函均为航空平信，经香港转寄大陆，邮程长达10天左右。这种邮路在世界邮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！

王瑜老先生两耳板聋，年事已高，平时朋友来往交谈皆以笔书写表达。所以，平常无事与别人很少交流，获得各类信息总比他人较迟一步，直到1989年，总算盼到邮路近了一大截子，为此，才用这种方式向大陆女儿王秋华投信。

## (四)

王瑜老先生自从与大陆家人建立上通信关系后，又无时无刻不想与家人团聚。因身边台湾妻子陈瑾女士重病卧床，女儿挹芬又已出嫁，无人照顾，她生活上已失去自理能力。有一次晚上陈女士痛不欲生，王老相陪彻夜未眠，直等天亮在邻居帮助下送成功大学医学院才挽回这条老命。每当同乡们问起回乡探亲之事，王瑜只能无奈地表示遥遥无期。

1989年1月，陈瑾女士去世后，女儿挹芬陪同王瑜专程赴大陆探亲。大陆发妻荆锁娣也未等见他一面匆匆离开了人世。3月，王瑜由台湾坐飞机从香港转来上海，次日，在阔别40年的金坛与亲人相聚那一刻，那场合，那那喜交集的情景，用口述是一言难尽的，用笔墨是难以形容的。

王瑜虚龄89，按金坛人习俗，做九不做十，超前做九十大寿，祝老寿星福寿双全。四世同堂，人声鼎沸，无比欢乐，王瑜激动不已地说：“这不是在做梦吧？”全家人去祭祖，在墓地遗址前，王瑜老先生愧疚地哭天嚎地，抑制不住悲痛欲绝心情，俯身跪下：“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！天老爷让我早点归来，我还能见到母亲和妻子！”全场一个个跪下，哭声一片。

而后，王瑜又分别于1991、1992年连续回乡两次，加上1989年一次共三次。1989年回来住两个月，1991年回来住三个月，1992年回来住六个月。每次回来金坛教育界前辈华罗庚中学副校长吴宗元、老教师吴均之等皆登门造访。还有棋友请其对弈。

1992年4月至10月在家半年，19日签证到期了。在南京上飞机前，汤谷弟为他饯行，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大家举杯同庆。王瑜开怀畅饮，其乐无穷。他说：“我明年还要回来的。”然而回台湾后，不慎摔了一跤。4个月后离世，享年91岁。

范学贵